

孔德校刊



第六三期

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北平孔德學校出版

自去年十二月以後，因本校學生參加北平各校救國運動而罷課，致本刊無從收聚稿件，不能照常出版，直至這學期開學後，竟已誤到五期之多了，這是很對不起讀者的地方。現在學校一切情形都恢復了常態，這刊物也可按期出版了，以後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變故發生，它總可以繼續出現於讀者之前的。

目 錄

兒 童 自 由 畫

幼稚園——

1. 白淑蘭

2. 王其峯

小學部——

1. 劉士蘭

2. 李 采

3. 梁維燕

4. 孫榮英

5. 張光一

6. 何嗣瑛

7. 唐歷龍

8. 李希超

二年級——

- 關仲葭： 小狗…………… 1
- 梁維燕： 過新年…………… 1
- 楊鶴齡： 我們的學校…………… 2
- 吳棠華： 雪…………… 2-3
- 李素素： 我的學校…………… 3
- 程小峻： 老鼠搬家…………… 3-4
- 應祖蔭： 一個農人…………… 4

三年級——

- 趙 慧： 我的妹妹…………… 5
- 唐歷龍： 雪…………… 6
- 關英雲： 母親死了…………… 6-7
- 李希超： 我的學校生活…………… 7-8
- 王立芳： 我剛入學時…………… 8

四年級——

區幼立： 十八週年紀念日快到了……9-10

張孫恒： 童年記事…… 10-11

李希義： 我們的學校生活……12

五年級——

王瑞芳： 一對燕子……13

劉靜雅： 貓的悲劇…… 14-16

張達娟： 一隻鉛筆的自述…… 17-18

六年級——

梁宗鉅： 雪戰…… 19-20

盛 弘： 學生示威運動的情形…… 20-21

郭亨嘉： 戰爭…… 21-22

張漢烈： 風雪中的難民…… 22-23

王興啓： 落葉後的蜘蛛…… 23-42

費禮奎： 雨後…… 24-25

王必瑞： 雨…………… 25-26

章 淹： 夜晚貓聲…………… 26-29

七年級——

湯慶鈺： 一盞受了傷的街燈自述…… 30-32

八年級——

李孝顯： 一件往事…………… 3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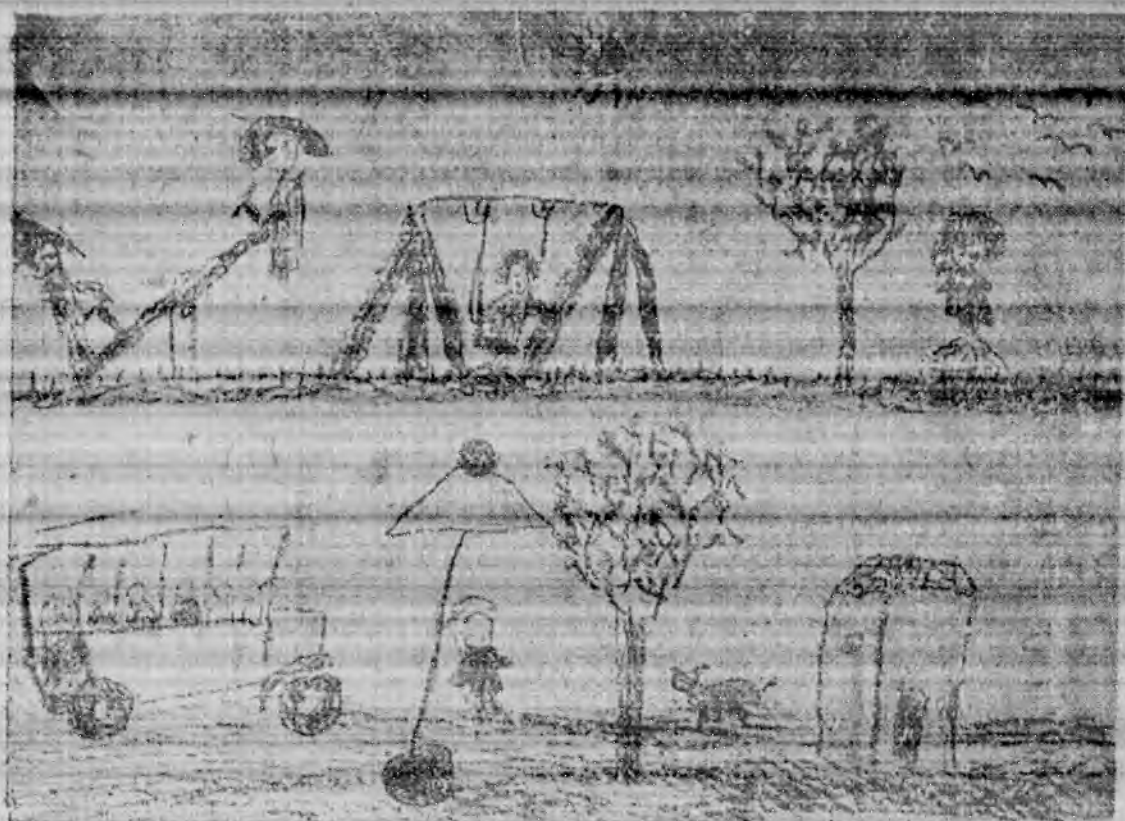
陳薇萊： 沖兒…………… 35-37

九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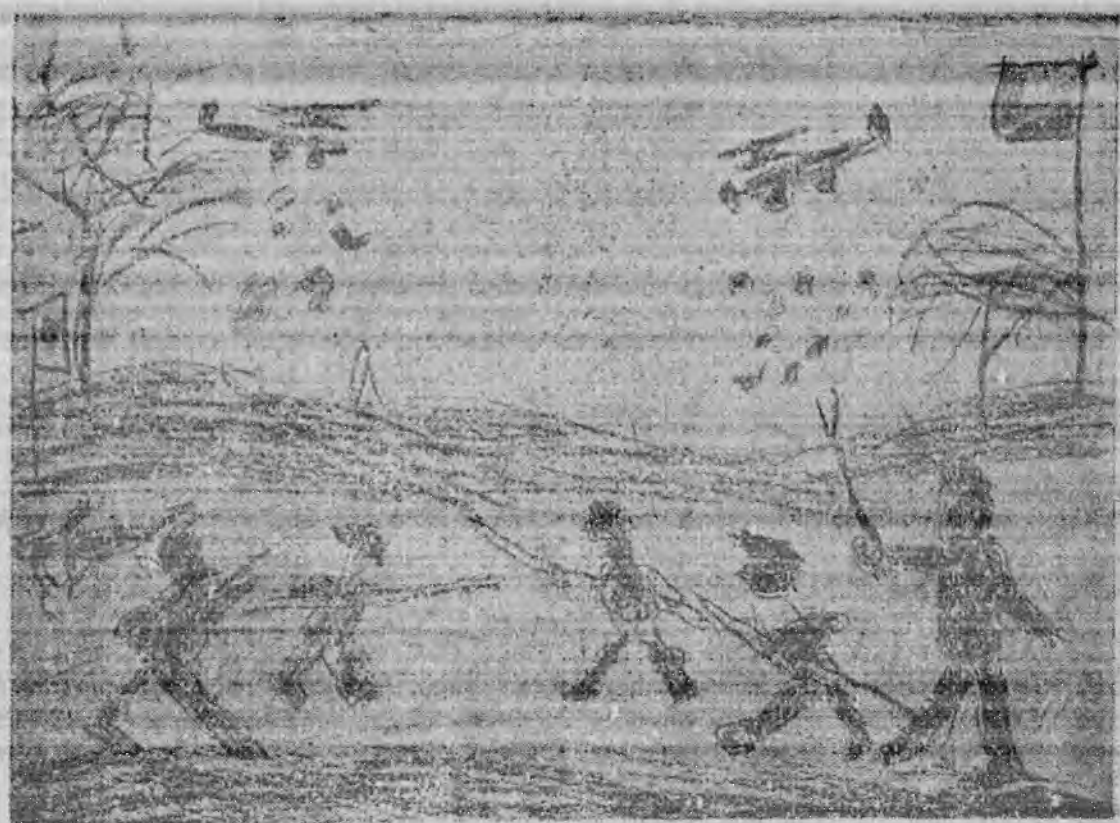
吳德燾： 老貓和嘲咪…………… 38-40

郁曾琴： 我的幼年生活的一斷片…… 41-42

李玉昭： 別後…………… 43-45



白 淑 蘭 幼 稚 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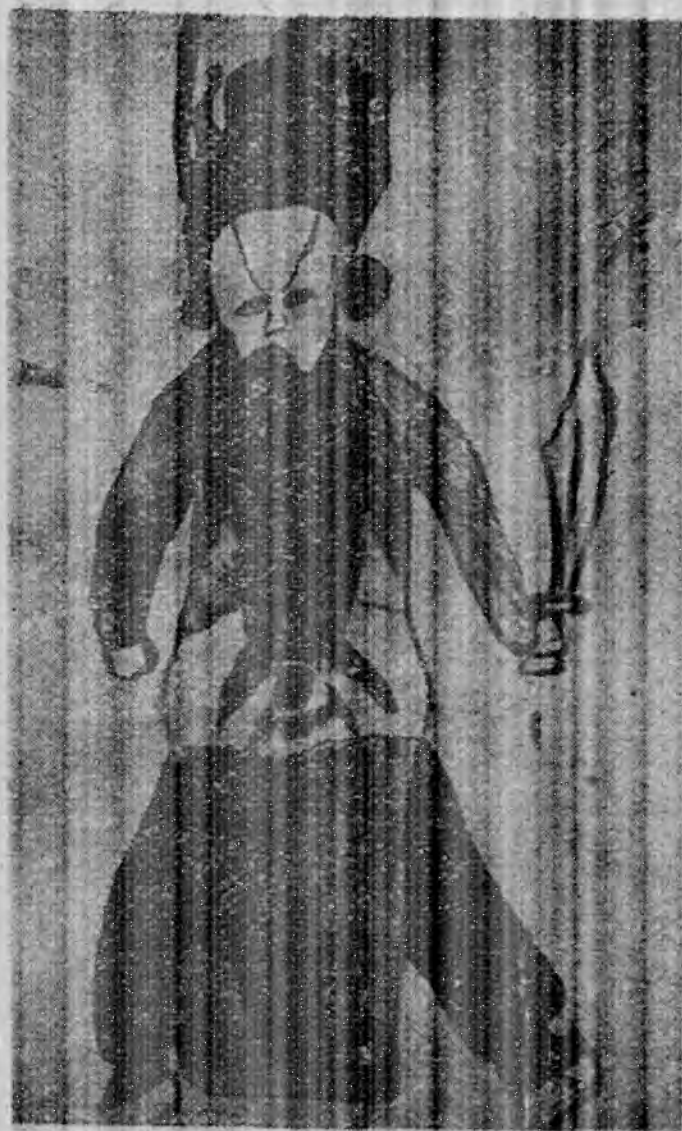


王 其 峯 幼 稚 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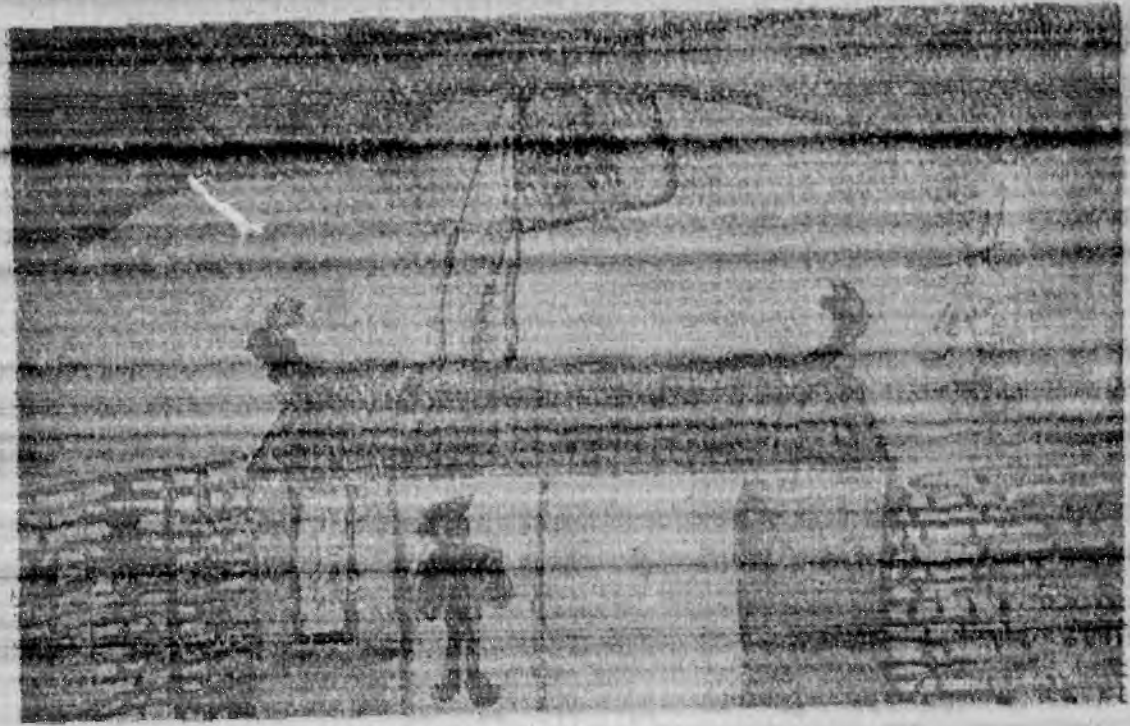
劉士蘭

一年級



李采

一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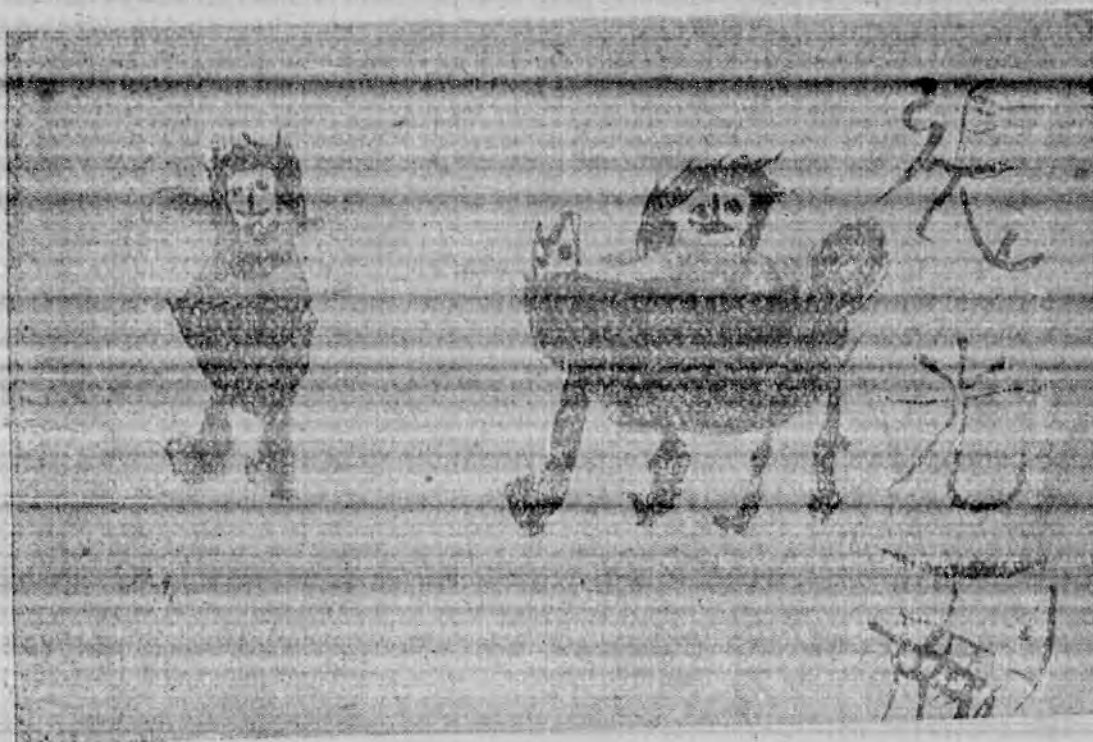


梁維燕 二年級



孫榮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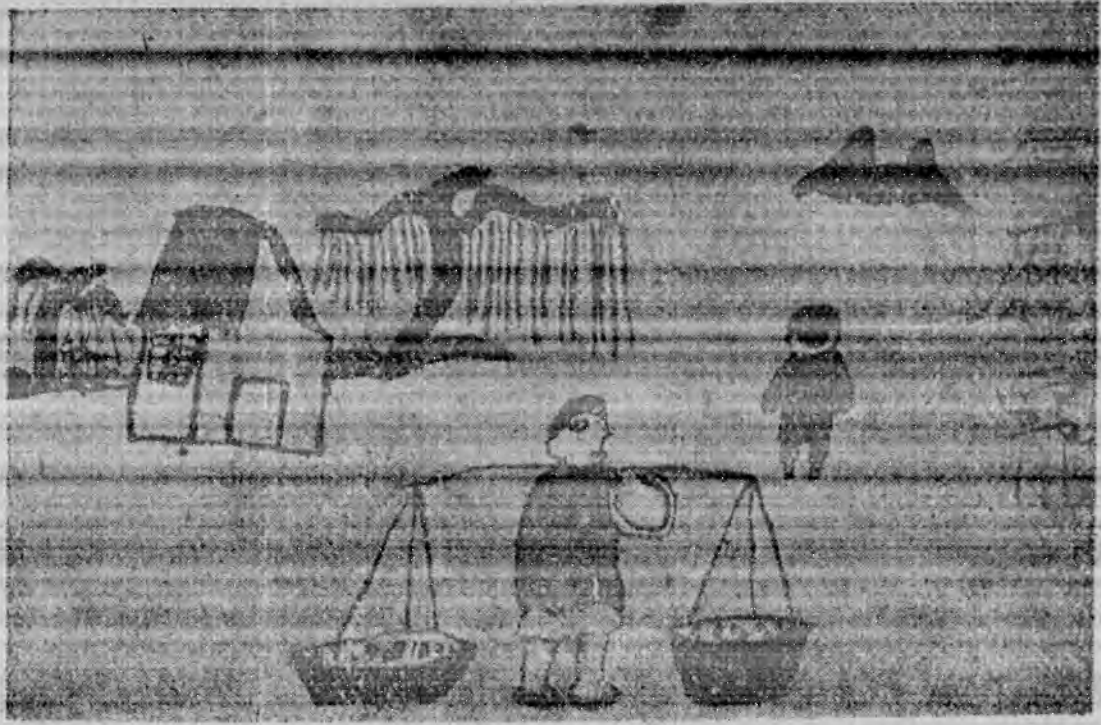
三年級



張 光 一 三 年 級



何 嗣 璞 三 年 級



唐 歷 寵

三 年 淑



李
希
超

三
年
淑

小 狗

關仲葭，二年級。

我家有一個小狗，他的毛很好看，一身白毛。他一看我放學了，他就跟我回家了，爸爸，媽媽，都很愛他。我也很愛他，小狗也很愛我。小狗他很聰明，他又好，他跟我上公園了。

過 新 年

梁維燕，二年級。

一月一日，是新年第一天。給我們送早報的那人，還送我們月份牌。我們還給他們錢。還穿衣服，多麼快樂呀！我娘說：「明天吃鍋子吧？」我說：「好的。」我娘就带我去吃了。

我們的學校

楊鶴齡，二年級。

我在學校裡，上課守《X1 40》，下課出去玩，放學就回家。回到家裏T1X T1一會就吃飯。吃完飯就上學，到了學校，就「XY 去」。XY完去1，就1Y板。1Y完板，就打<1X <1Y。打完<1X <1Y，就上課了。

雪

吳棠華，二年級。

星期六，下雪了。星期日的早上，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一同打雪里尤。我哥哥把雪打414我的15412去了。後來，我的姐姐說：「不打了，カX1 雪人玩吧！」我的哥哥說：「好吧！」我和我哥哥就一同カX1了一個大41了。

的大雪人。我的媽媽說：「現在已¹¹吃¹²飯了，你們¹³不快吃飯去呢！」我就去吃了，後來一¹⁴打¹⁵到下午¹⁶不¹⁷打的。媽媽說：「好了，你們¹⁸工¹⁹了嗎。」

我的學校

李素素，二年級。

我們有一個學校，學校裏有一個池子，池子裏有金魚，還有一個²⁰書²¹《²²《²³裏有畫²⁴，有故事書，我們常常在《²⁵裏看書。我聽見先生說：「你不要在《²⁶裏²⁷笑。」我聽先生的話。就在《²⁸裏靜靜地看書，不²⁹笑³⁰了。

老鼠搬家

程小峻，二年級。

我們家裏有兩個老鼠洞。一個在東邊，一

個在西邊。有一天，老鼠要搬家了，那住東邊洞的搬到西邊去，住西邊洞的搬到東邊去。那天是星期日，我和姐姐在家正好可以看得見，老鼠搬家還有車，我們看見牠們搬了許多T1九子，還有小カǎ，馬車和洋車，我們看得很快活，我們去吃飯，吃完了飯，又去看老鼠搬家。

一個農人

應祖蔭，二年級。

一個農人種了許多白菜，有一天，一隻公雞拔了菜吃，農人想一定要捉住牠，他到家做了一個3Xè米人，Cǎ在田中間，到了5ǎ夜裏，公雞走來，3Xè米人把公雞31ǎ住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農夫走來，看見了公雞，就把牠捉住，帶回家當一頓中飯的菜吃。

我的妹妹

趙 慧，三年級。

我有一個小妹妹，名叫妞妞。他的性情很好，他的娘也很愛她，在冬天給他織毛衣毛褲，在春秋兩季給她做美的袂衣，夏天給她做好看的洋衣服。現在她在家裏，穿着毛衣和舅舅家的小孩天天玩。那小孩快走了，她只有自己在我的牀上玩她的洋娃娃，等我回家的時候她就和我玩。有一天她正在玩洋娃娃，小貓走進屋裏，他叫一聲：「姐！」一看是小貓，她就氣了。等一會再開門，我走進來，一看她在氣了。我說：「妞妞，不要生氣了，我給你一塊糖。」她吃了糖就不生氣了，她就和我玩。

雪

唐歷龍，三年級。

星期六是第一次的大雪，我早上到學校裏來，走到街上，和白銀一般的雪，真美麗呀！到了學校，他們和男生打雪仗呢！後來我就問趙慧：「有我玩嗎？」他說：「有。」我就和他們玩了一會。又和三乙打，高志成把他們打垮了。後來我就回家和妹妹堆了一個大雪人。

母親死了

關英雲，三年級。

上星期六的夜裡，我正在做着甜蜜的夢，忽然，一種哭聲從北房發了出來，只聽見姐姐在哭媽，我趕忙爬起來，披上衣服，走到北房

一看，呀！我跌在地上了。母親穿着很難看的衣服，直直的睡在一張木床上，臉上還蒙着一塊白色的紗。母親死了，真的死了。一會兒的功夫，天亮了，姐姐忙着穿孝衣。我們痛哭着過了七天，母親是再也不能見面了，他永遠的睡在那鄉村的黃土裏了，再也不管我們了。

我的學校生活

李希超，三年級。

一天，我早起到學校上課，中午又回家裏吃飯去。吃完了飯，吃一個青果，穿好大衣就又上學去。走到半路看見許多的日本軍人。我們一邊走，一邊看日本軍人。我們到了學校，玩一會就上課了。下課了，我的哥哥開音樂會，我沒有去看，我的姐姐去看了。他們高級部的音樂會開到五點鐘。我的哥哥是在高級部，所以我和我的姐姐先回家去。我們在家玩到五點鐘忽然哥哥回來了，這時候已快吃晚飯了。吃完

飯，我們吃一點水果，洗了臉，玩了一會兒便
做功課了。做完功課，就又玩去了。

我剛入學時

王立芳，三年級。

我剛入學的時候，也不認識各位先生，也不認識各位小朋友。現在我都認識了。我剛入學的時候，功課不好，寫的字也不好，現在功課也好了，寫的字也好了，現在比剛入學時好多了。我剛入學就在二年級，可是年紀很小。現在在三年級，年紀已大了一歲。現在的智識也比從前好多了。我想雖然比從前好多了，可是還應該用心讀書才是。

十八週年紀念日快到了

臨幼立，四年級。

啊！時光過得真快，週年紀念又到了，一轉眼的功夫已經一年了，我還記着去年的紀念日可笑的事，在週年紀念日的前一天，是我們看的，沒有什麼可笑，但是第二天，那真可笑了。第二天不是家長看麼，我也想擁進去，但有童子軍把守着，無法可進，我便想個方法，於是我借了李世良的帽子，走到童子軍面前，說是參觀的，他們看看我的臉說道：『胡說！我明明看你是孔德學校的學生，你怎胡說呢？』我一聽，知道我們計策失敗了，便又想一個方法，我看見參觀的來了，童子軍就把棍一開，參觀的就進去了，我也想乘着這機會進去，但我還沒有進去的時候，棍又擋住了，因此我就從童子軍的腿間鑽了進去，童子軍看見了趕忙追過來，但我已擠到裏面去了，還聽得他們說：

『這傢伙！』我暗暗地好笑。我在裏面看了好一會兒，天也漸漸黑了，我便急忙跑回家，不幸得很，我到家裏一看，家人的飯已吃完了，母親道：『你這麼晚才來，今天不給你飯吃了。』這樣地責備了我一番，才給我熱飯吃。我想現在又要到十八週年紀念了，我可不要再這樣了。

童年記事

張孫桓，四年級。

我每當沒事的時候，便要憶起我童年的事，有許多事使我一想起來便覺得好笑，現在我寫幾件在下面：

(一)

在我兩歲的時候，一天，我正坐在搖籃裏玩，我的張大爺來了，他剛坐下，我在他背後一哭，嚇了他一大跳。

(二)

在我三歲的時候，我和我哥哥在一個小牀上睡午覺，我睡的正舒服的時候，我哥哥打了一個滾把我碰到地上，我便大哭，我娘來了，把我抱上了樓，放在她的牀上，我就停止了哭聲，睡去了。我哥哥醒了，把這事告訴了他，他還笑了。

(三)

在我五歲的那年，上北平（從前叫北京）來的時候，有一天，我正睡覺，我哥哥便叫我說：『弟弟，快起來吧，我們去坐火車吧！』老媽子便來抱我，我一挺，把我掉在地上，我便大哭起來，我娘說了她一頓，我又大笑起來。我娘見我笑了又說了我一頓，我又大哭，我的祖母和孀看見都笑了，我也笑了。

(四)

有一年快要過年的時候，我哥哥給我一個賀年片，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便把牠弄壞了。

像這一類的事，還有許多，如果我將來有工夫，也許可接着寫下去。

我們的學校生活

李希義，四年級。

我們的學校很寬大，校址是在東華門大街，出了校門就是很闊大的街路。學校旁邊有三條小巷，一條是西巷，一條是東巷，還有一條是前巷，全是拿我們學校「孔德」的名字冠上去的。我們學校規模很大，分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四部。大學沒有在城裏，是在阜城門外。我們同學都很和氣活潑，先生也很和善。每逢春秋佳日，同學和先生都出去遠足。到了冬天下大雪，我們都打起雪仗，非常有趣。我的學校很可愛，我要一直從小學讀到大學，再出洋到中法會辦的中法大學呢！我捨不得離開我的可愛的學校，我願永遠在他的懷抱裏。

一對燕子

王耀芳，五年級。

天氣漸漸的暖和了，從南方飛來兩隻燕子。在我們房樑上搭了一個窠，牠們天天出去尋找食物。

有一天早上，我只看見這隻雄燕出來尋找食物了。而那隻雌燕却臥在窠裏不動，我想：「也許是要生小燕了吧。」過了幾天，果然聽見許多小燕的叫聲。我一看那燕窠，裏面多了四隻小燕子，並且全伸着黃嘴叫着，好似要食物吃似的。

我剛才不是說牠們那裡多了四隻小燕嗎？問題便是牠們的窠有點放不下了。兩隻大燕就在旁邊又搭了一個小窠。小燕住在舊窠裏，大燕住在新窠裏。

天氣漸漸的冷了，小燕也長大了，牠們便一同飛回南方去了。

貓的悲劇

劉靜雅，五年級。

從前有一個小孩，他非常喜歡貓，一看見別人家的貓就想要。

有一天，他母親從外面抱回一隻小貓，那小貓的顏色長得非常美麗，並且身體長得很肥。小孩見了，心中好不歡喜，便把那小貓抱在他床上玩了一會，又叫老媽子弄了些肝和飯給他吃。

這樣的，一天一月一年的過去，那小貓便變成一隻大貓，顏色更加美麗了。

那貓雖然長大了，顏色却更美了，但牠學壞了，就是愛偷嘴，牠雖偷嘴吃，但是牠幸運得很，屢次都沒有被主人發見。

牠的僥倖心一天一天的大起來。有一天，別人家院中晒了些魚，牠一走到那裏，見沒有人，便不由饑涎欲滴，坐在那裏吃開了，牠只

顧吃，也就不顧人們來看牠，正吃得高興時，忽然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說，「媽啊！一隻大貓在偷魚吃呢！您快求打牠吧！……快來……快來呀。」這時貓聽到這種聲息，便忙逃到屋頂上等着去了。

後來那家有個婦人，走來一看，見魚已被吃了很多，貓却不見了，心中便氣得了不得，可是那婦人一抬頭，見那隻貓正在房上蹲着，她急忙跑到屋子裏拿了一根很長的竹桿預備打牠，可是貓眼快，一看見那長長的竹桿慢慢騰騰望牠面前伸過來了，便逃跑了，這時婦人已知道這貓是誰家的了，便跑到那家告訴了貓主，牠主人聽了也氣了，便自言自語的說：「我這貓，牠怎麼學壞了呢！等牠回家我不打牠一頓才怪呢……。」後來不久那貓回來了，在主人的門上用腳爪抓門，並且嘴裡還喵，喵的叫着，好似說：「主人我回來了，你快開門吧！」這時這人聽了，忙把門打開放牠進去，又把門關好，這時那小主人拿了一隻雞毛禪子就打那隻貓；並且嘴裡說：「你下次還偷別人

的魚吃不？……」後來打得那貓四處亂逃，逃到那里都不行，這時牠無法，直痛得大叫。後來主人把牠一直打得快死了，方才停止。

可是這貓知道主人是爲了牠偷別人的魚吃了，受了這次痛打。但是牠還不當一回事，到了第二天，牠雖然不偷別人的東西吃了，但牠又偷自己主人的東西吃，後來牠主人見了更加倍的打了牠一頓，可是到了第三天還是偷嘴吃；後來牠主人真氣極了，便不要牠了，把牠棄到一片森林裏，這貓餓了兩天也沒找着東西吃，餓得直發抖，牠才想起牠主人起先是多麼的愛牠，天天餵肝和飯，現在因不學好，偷嘴吃，主人才拿打來警告，警告後還不聽她的話，唉！我太該死了……可是我現在懊悔來不及了！……說着，汪汪的眼淚便從圓眼睛裏流出來了。

一隻鉛筆的自述

張達娟，五年級。

我是一隻巴拿馬老牌的鉛筆。我穿着一件粉紅色的衣服，上面印着一行金字。

自從我出世之後，便被送到一個很大的紙店裏。我天天看見許多學生在紙店的門檻上踏過。有的進來；有的出去。

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女孩走了進來。她生得非常美麗，深黑的髮燙了一圈鬢兒。很大的眼睛，高鼻子小嘴，穿了一件淺紅色的衣服，下面露出一雙小腿，腳上穿着一雙黑皮鞋，美麗極了。

她原來是來買鉛筆的，挑來挑去，便看中了我。我喜歡得幾乎跳起來了。

我到了她家，聽見她母親叫她的名字，問他買了鉛筆沒有。原來那美麗的女孩的名字叫「小莉」。

她——小莉，把我帶到學校去，同學們都問她從那裏把我買來的，她便一一的答復了她們。她們說以後她們也要買和我同樣的鉛筆。

小莉待我很好。過了一星期，我已經成了一個鉛筆頭了。小莉說：「啊！牠沒有用了，我再去買一隻吧。」於是她便把我扔在字紙簍裏了。

有一天有一個骯髒的小孩把我拾了去，我便替他寫了一封信，但他又把我扔了。一陣大風，恰巧把我吹到那家紙店的門口。我躺在地上從窗子裏看見我從前的同伴們仍舊很新鮮美麗，我不覺便難過起來。後來天上落了一陣雨便把我沖在一個土堆內長眠了。

雪 戰

梁宗鉅，六年級。

白色的雪花，在空中飛揚着，終於落到屋頂，樹上，地上，……不一會，大地上一切黴的，黑的，全都被雪蓋着，成一個銀白而潔淨的世界。

這時候在一塊空地上，遠望那些活潑的小朋友，全身都是白白的，分作甲乙兩隊做打雪仗的遊戲，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拿着雪球，向前面拋去。「他們已經退了，我們快些追趕。」其中有一個叫着，於是就衝了上去，那乙隊的人也鼓着勇氣，叫着：「一二三！衝鋒！」兩隊滾做一團，那些在後方的，手忙腳亂，做成一個個的雪球，送到前方去。

寒風吹着，雪還繼續不斷的飛下，他們不顧那冰冷的雪花，落在他們那溫暖的臉上和手上，只抱着必勝的決心，拿着雪球向敵人拋

去，過了一會，乙隊漸漸不能支持了，那指揮官見到雪球不夠了，叫後方快做雪球，一會兒，又送上一堆來，可是他們的手都像冰一樣，不能再戰了，只好暫時停止了戰爭，跑到火爐邊烤一烤，又繼續去戰，雪球夠了，那指揮官揚着手，鼓勵着他們，不久乙隊又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口裏唱着歌，嘻嘻哈哈的笑，收兵了，太陽出來了，不久雪也消了，雪戰也就此停止了。

學生示威運動的情形

盛 弘，六年級。

在十二月十六日，察冀自治委員會成立的那一天，有北京大學，中法，華北，燕京，清華，育英，師大，匯文，等幾個學校，在北河沿地方經過，口裏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的口號，正在走得很高興的時候，在前面忽然來了幾個消防隊的人，拿着水龍就

向那些學生去滋，那些學生一時便都亂了，有的就同消防隊打，有的就跑了，後來警察也來了，保安隊也來了，保安隊就拿大刀的刀背砍學生，我看着很慘，一會學生就很亂的全都散了，後來我聽到別人說在天橋地方聚集有五千個學生，還有就是各城門都關上了，不許學生通行，想我們中國到了這樣危險的時候，軍警們還是這樣的不愛國，國家什麼時候才能強起來呢。

戰 爭

郭亨嘉，六年級。

雪已下了許多天，總是不止，地上除了一片白茫茫的以外，什麼也沒有，那烏鴉餓的也叫了起來，她的孩子已餓死了一個，她的巢已被那白雪壓塌了一角，她的生命，已快要被上帝取去，這時她住的這樹林中，是多麼的寂寞，然而在不遠的曠場上，有兩隊兵正在那裏

劇烈的開戰。

自前天起戰爭就開始了，因為進攻的劇烈，雙方死傷的不計其數，皎潔的雪地全被那鮮艷的血花染成紅色。但是戰爭仍未停止，他們的首領此時還在前線指揮呢！

天晚了，雪已停止，大地上一切皆沉寂了，只有無數的死尸狼藉的臥在雪地上。

風雪中的難民

張漢烈，六年級。

唉！可怕的冬天到了。在一天早晨，黑雲密佈在天上，鳥雀無聲，寒風呼呼的吹個不住，雪花也隨着紛紛的降了下來。那時我們約了幾位同學到郊外去玩。可惜北方的郊外沒有梅花，我們不能去踏雪尋梅，但也覺得很有趣味的。

走了一會，有一種很悲切的聲音傳入我們的耳中。我們循着聲音向前走去，原來是許多

的難民在那裏啼哭，他們面容憔悴，衣服襤褸冷得直發抖，那樣子真是萬分的可憐。我便問他們從甚麼地方來的。他們的淚潑落了下來，一齊答道：『先生，我們山東那裏遭了水災，把所有的房物財產都淹沒了，所以我們逃到這裏作了難民。』我聽了他們的話就發生一種無限的悲傷。這時我便無精打采的回到校中，希望諸位小朋友把每天的糖果錢節省起來，快快拿去救濟那冰天雪地中啼飢號寒的難民吧。

落葉後的蜘蛛

王興啟，六年級。

秋天過了，那一棵青綠而年老的槐樹，葉完全落去了。只留着黑黑的樹幹。在夏天時候，那棵槐樹上住着幾個幼小的蜘蛛。牠的窠是在一棵樹枝上的大葉子上。牠捉食的方法，就是織成一個大網直到我們屋的房簷上。從早晨到太陽落的時間，便有許多命運不好的小虫

落到他的網上了。到了天發黑的時候，牠便出了窠吃那些小虫，這真是一頓很好的晚飯。

前幾天颳了一夜大風，把那可愛的網不知颳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幾天來連那蜘蛛的踪影也不見了。我不時還到那棵樹的旁邊去找尋那蜘蛛，可是連一點蹤跡也沒有，不知道他到那裏過冬去了。希望明年夏天還能看見牠。

雨 後

費禮奎，六年級。

雨，已經下完了。灰色的殘雲，隱隱的遮着蔚藍的天空，院子裏花上的水點被太陽照着閃閃的發光，胡同裏的洋車夫被雨淋得一個個落湯雞似的，拉着破車，兀自滑滑的走着，嘴裏沒有神氣的喊着：「要洋車？」喔喔，汽車來了。泥，見汽車來了，就如逃命似的向兩旁跳去。車內的小姐們，少爺們，正在那裏狂笑着，感到無限的快樂。我想起一年的夏天，暴

雨落後，夕陽斜照着，東長安街上的水沒過了自行車的輪子，汽車也不能走了，在那裏聚積了一大排，電車照樣也不能走了。小孩子，挑着褲腳，光着腳，跑到水裏去玩，我和哥哥便也隨着在那裏走，真是舒服極了，水一會便下去了。回到家裏母親對我說：「你在水裏跑要生病的。」我聽這話心中很怕，以爲真要生病呢，可是終於沒有病。

雨

王必瑞，六年級。

一層一層的浮雲，在天空來回地蕩漾着，呼呼的狂風颳得樹兒四面的搖蕩。天空變得烏黑，陣陣的雨已下起來了，太陽光已收回了他的光線，蜘蛛也藏在樹榫裏。雨漸漸大了，個個人都躲到自己的屋裡，而菊花却張開她的臉兒在歡迎那秋雨呢！乾枯的樹葉，在樹上亂搖，雨滴在葉上一點一點的滴下來，宛如愁人

的落淚。蒼松正穿了他那碧綠的新衣，冷冷的寒氣，侵入了整個的街市，顯得非常的淒涼悲哀。因為這真是『蒼松淒月照花眠，秋雨秋風恨煞人。』的天氣啊！

夜晚貓聲

章 淹，六年級。

時間已是昏黑了，陣陣的歸鴉，飛向牠們的巢中去了，一灣新月從那東方升了起來。

『咪！咪！』貓兒在這夜晚的幽靜中，喊出了她那神秘的言語。

『咪！咪咪！』

她——這位慈祥的夫人，獨對着燈望着，不禁淚下，正在那傷心的時候，忽聽門外的敲門聲，她呆了，再細細的聽。

『媽！媽！』

啊！那不是亞倩的呼聲嗎？

『媽！媽媽！』

她又聽見了一陣的敲門聲，她這回可高興了，想必是亞倩病愈而歸來了。

她忙着跑出去了，把門打開。

啊！黃太太的抱着才病愈的亞倩進來了。她從黃太太的手中抱過亞倩來，她的臉上浮着那溫柔的愛與那微笑，親着那送進醫院兩天的亞倩。但是啊！那黃太太的眼中充滿了淚水，她是個沒有一個幼小的安慰的人，她看着她抱，親吻的親熱的樣子，不禁心中淒涼起來。

她抱着亞倩，那明眸却望着黃太太，看着黃太太的眼睛。

『亞倩可好了，謝謝你的照看，並且也謝謝黃先生，幸而遇着黃先生精明的醫術。』

『倒是沒有什麼，只是到了那裏，打了一針便好了。』

她的臉上現出了慈母的愛，緊抱着亞倩，黃太太告別了，抱着淒涼的神情而去了。

『咪！咪！』貓的叫聲打破了她的甜夢，啊！她的孩子亞倩不是已在昨天晚上貓聲中上天了嗎，入那天堂去了。這貓聲使她離開了甜

宮而到那悲哀的網中去了。

這貓聲又引起了她無限的悲哀，她獨自坐在那望着那牆上她丈夫的遺像。

『啊！我如何對得起你啊！』她不由的心中低語着。

她丈夫在臨終時對她說：『你唯一的安慰者便是亞倩，你唯一的伴侶也是她，我心中所戀念不忘的便是她，養大她吧，自己也保重些。』

她獨坐着哭泣。

『咪！咪！』

她立了起來，向窗前去望着那灣月，那月兒沒有伴侶，只有幾點寒星，斜着眼兒立在那寒風裏，房上有些斷莖的枯草當風抖着。

前面的樹林在那寒光下孤單單的立着。

她望着寒光，獨自淚落！真如古詞所寫：

『平林漠漠煙如織，

寒山一帶傷心碧，

暝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愁。』啊！

『咪！咪！』貓兒仍不留情的叫着，那知她的傷心，她的悲哀呢。

她自望那月之寒光無人理，她自流悲淚無人慰。

啊！寒光留些情吧，安慰安慰這無依無靠的人吧，貓兒別叫了，別再逗人流那傷心淚了。

『咪！咪！』

一盞受了傷的街燈自述

湯慶銓，七年級。

小朋友！我原是掛在胡同口裏的一盞煤油燈。每天傍晚，有一個人給我送食物來，他等我吃飽，就用火柴把我點着，讓我慢慢的消化腹中的食物。天愈來愈暗了，不久夜把一切的東西都擋在它的懷裏。可是我一點也不畏懼這個凶惡的怪物，我努力地放出光明的火焰出來。路上的行人全都借着我的光前進，可以說若沒有我，晚間行路的人便要感到萬分的不便，他們也許時常要跌倒了。

我已經像這樣生活了有好多歲月了，沒有一天那個可愛的人不給我食物來的。

一天我等了好久，還不見那個給我送食物的人來，並且街上的行人很少。正在這時，忽然有幾輛汽車，滿載了行李，車裏面的人都現出恐怖的神情，很快地駛來。我喊道：「喂！

朋友，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了麼？爲什麼……？」可是他們一點也不聽我的招呼，我的話還未說完，那汽車早就飛也似的駛出胡同去了。

又過了大約兩小時，天已經大黑了。忽然城的東北角天空上好像打閃似的亮了幾亮緊接着一陣轟轟的砲聲；一會又是拍拍的排槍聲，雜着一片喊殺聲、女人的尖銳的哭嚎聲，小孩的哭叫聲。

這時住在這條胡同裏的人都跑到街上來，嚷着說：「敵兵進城了！我們不要逃跑，我們要抵抗呀！……」這時我才明白了剛才坐在汽車中的那些愁眉苦臉的人，都是些聽見敵人進城，便逃跑的卑怯的東西們！

正在這當兒，忽然其中一個人嚷道：「預備好啊！敵人進我們胡同來了！」大家聽了，不約而同的向敵人來的方向衝去。對面的敵兵便開了一陣機關槍，勇敢的人們便被凶惡的敵兵慘殺了。

我看了痛心極了，我完全忘記了飢餓，憤怒的大喊道：「喂！同胞們！衝上去啊！衝上

去啊！」那敵兵好像看出了我的怒容，現出了
瘁惡的面孔，用槍上的刺刀猛向我刺來。我受
了很重的傷，便掉在地上！小朋友，從此我就
成爲現在你看見的一盞殘廢的燈了！

一件往事

李孝顯，八年級。

幼時的事情，因為隔的年數多了，也快完了，但靜靜的細想，還可以約略的想起點兒來。

記得我幼時在家鄉，大概是在秋天的一個晚上，大家正酣睡着，「隆！」的一聲，把我立刻驚醒，剛要坐起，父親把我急按在床上，低聲說：「伏下！軍隊攻城，小心鎗子打進來。」接着又聽見「砰砰」的機關鎗聲，嚇的我一動不敢動。那時我伏在床上的樣子，記得大約是一隻腳踏地，一條腿在床上，也不覺得冷。

第二天，家裏的人個個臉上都帶着愁容。下午就在後院挖了一個地窖，一家大小都躲在裏面。那個地窖裏很陰溼，初進去很覺不便，後來呆久了便不覺得什麼了，夜裏還有大砲彈

在天空中飛着，好像一盞一盞大紅燈籠，機關鎗聲還是連連不絕的響。

起先家中食物很充足，不過壞一點，後來米麵被軍隊拿去，城外蔬菜又不往裏送，只得吃槐豆。有一回吃了一頓驢肉，那時覺得香極了。這樣過了幾十天。

又一天晚上，那是我終身也忘不了的，吃過晚飯回地窖時——那天聽說消息稍好，所以出了地窖，在屋中吃飯——剛走到地窖口，見一個火紅的砲彈由我頭上飛過，我不顧台階就跌到地窖裏，接着就聽得極大的一個響聲，人人都發抖。這一夜沒有一個人安心的，好容易盼到天亮，有人來查看，才知道是一個大砲彈落在我家的跨院。

這是我幼時經過的一次戰事。

冲 兒

陳激萊，八年級

晚飯到了，冲兒從書房走出來吃飯，皺着眉頭，拖着沈重的脚步慢慢的走，好像不願到飯廳去似的。

飯桌上坐着冲兒的父親和她的繼母，繼母的旁邊坐着得寵的小弟弟。『冲兒，又跑到那兒去了？吃飯了，不知道嗎？一天到晚老皺着眉頭，我瞧見就有氣。』冲兒的繼母一見冲兒進來就這樣說，她剛說完就把胆小的冲兒嚇得呆住了，趕緊展開了眉頭，換上笑臉對着她的母親說：『媽媽，我做功課來着。』她的母親聽完了她的話知道自己沒理，可是偏要不講理的說：『得，得得，我沒理，行了吧，大小姐，說錯了你了，對不起還不行嗎！』這時爲難了冲兒的父親，說誰都不好：說冲兒的母親吧，那她更得說冲兒不好了；說冲兒吧，她又沒有錯，本來是她的母親不講理呢；所以只好

不言語，看着冲兒難過。

冲兒一聲不語的低着頭吃飯，她的母親快着給她的小弟弟夾菜。小弟弟一面吃飯，一面又想起了他懷疑了許多時候的問題，他越想越不明白，所以就問他的母親：『媽媽，爲什麼你老給我夾菜，不給姐姐夾呢，她不是坐的離我還遠些嗎？』『好孩子，你不用管，你姐姐那麼大個兒，自己還不會夾嗎，還非得我不行。』母親回答。

冲兒吃完了飯，又到書房去了，她的父親，也來到書房去看她，一進書房，就看見她在那里做功課。

『冲兒不要難過，爸爸總是愛你的，你母親你甭理她就完了。』她的父親安慰着她說。

冲兒聽見她父親的話心裏更難受了，扒在她父親身上哭了起來。她的父親見自己使她更難過，心裡很着急，忽然想起明天是冲兒的生日，就對冲兒說：『冲兒快別哭了，明天是你的生日，你說你要什麼，爸爸準給你買。』冲

兒聽完了父親的話，趕緊就不哭了，臉上帶着微笑：『爸爸，我要我的媽媽。』她父親聽完她的話，流下了眼淚。『爸爸，你爲什麼哭，一定是你不能給我。』冲兒又哭了。

在一個燈光不很亮的屋裡，冲兒的母親正在哄着她的小弟弟睡覺。『媽媽，我還是不明白，你告訴我呀，你不是說我好好的睡覺就告訴我嗎？你告訴我呀，你告訴我呀！』小弟弟還是不明白那一個疑問，繼續的問着母親。母親被他問得沒有法了，只得說：『你姐姐不是媽媽親生的，所以媽媽不疼她，媽媽只疼你，你將來大了要孝順媽媽呀。』『媽媽，那麼姐姐的媽媽呢？』『姐姐的媽媽死了。』小弟弟聽到死字覺得很奇怪，又問母親：『媽媽，什麼叫死呀？』『死就是不會動了，也不會說話了，不吃飯，也不喝水。』『媽媽，你會不會死呢？』『當然會的，傻孩子。』小弟弟聽到他的媽也會死，於是又發了一個問題：『媽媽你要死了，我不也和姐姐一樣了嗎？』他說完就睡去了。

老貓和啣咪

吳德柔，九年級。

最先我要說的便是那隻老貓，牠在我沒有出世前一年便來到我家，以後一直到我十一歲（牠十二歲）。在我生活的過程中，幾乎可以說前六年牠是為我家工作，而後六年便養老了。牠常常伏在窗台上，在暖和的陽光下取暖。牠名叫黃，雖然牠的全身並沒有一根黃色的毛，牠的全身是白色的，只有靠近左眼處和尾巴是黑的。同牠在一起的還有狸花同一隻兔子。老黃是一隻最好的貓，就拿牠們吃飯的時候來說吧，狸花第一個吃，這傢伙最壞，每一次飯廚裏丟掉東西總是牠幹的，牠吃的時候時時的把眼瞟上來，惟恐別人搶了牠的，那隻兔子同老貓便圍在飯盤旁邊看着牠吃。其次便輪到兔子，老貓慈愛的看着牠們吃飯，最後牠才吃着牠們殘餘的飯。父親是很愛畜牲的，我們

吃飯的時候，兩隻貓便跳在父親的椅子的兩個把手上，從父親的腋下露出頭來，因為牠們可以得到小塊的肉和軟骨，這已經成了習慣了。再說到啣咪，這是一隻德國種的母狗，起先我以為她一定是一個嘴尖尖的身體同四肢是細高的洋狗，但是不是的。我放學回家，看見她的主人同母親談着話，我不經心的看見桌下，有一個白糊糊的東西，我還以為是大白貓，但是仔細一看吓了我一跳，——這便是我同啣咪第一次的見面。她有點兒像叭兒狗，但是比叭兒狗大得多，她的臉，看來便是很利害的樣子，她的尾巴已被剪小了。我很怕她，但是她的主人說她不會傷害我的，我便把手伸在桌下在她的頭上輕輕的撫摸着，她便很柔順的向我移近來。

哥哥們總喜歡帶着她跳高，最可憐的是她懷着胎時，走起路來肚子在地上拖着，而他們還要叫她跳高。每當我們放學回家時，她總是擺着她的半個身子（因為她沒有尾巴）向人身上撲着。

黃出去三四天不回來是常有的事，但是這

次將近一個星期了，牠還是沒有回來，大家便都注意起來，我同郭媽拿着貓飯盤用筷敲着喊着牠的名子，但是終於牠沒有回來。那時我很難過，郭媽說好貓是不死在家裏的，牠去成仙去了。我想如果牠成了仙，也許會把我們帶去成仙呢，淡淡的我便把牠忘却了。

我由南方回來後，知道啣咪也死了。在我們的大門口總是有許多狗哀哀的叫着，到現在已經有四五年了，現在狸貓已是一隻老貓了，牠常常安靜的睡在窗台上。替換啣咪位置的是一隻小狼狗名叫瑞雷的，剛來不到幾天就被張媽踏了一腳，於是便像蜥蜴似的在地上爬着，現在牠已經會叫了。很奇怪的是這幾天總有一隻黑毛的獅子狗，常常守在我們的大門口，乘人不備便跑進來，我想牠一定在這幾天聽見狗叫的聲音，以為是啣咪，所以跑進來找牠。唉！牠那知道啣咪早已死了啊！

我的幼年生活的一斷片

郝曾琴 / 九年級

我在幼年的時候，過的是鄉村的生活，也是頂有趣的生活。

在六歲時，我被祖父送到一所離我家很近的學校裏去，我心裏非常快活，因為我可以背着一個書包到學校裏去。可是到了學校裏，先生是嚴厲的，常常強迫着學生背書，如果背不出，他一定要拿着放在書旁的戒板打的，所以我們非常怕，看見了那板子就想哭出來，有時我背不出，就躲在家裏不去，後來還是被祖父拉去了。

新年到了，家家的大人們都忙着做炒米糖，做糕，炒花生，把紙畫的門神等物貼在門上，把大紅臘燭點在神影前，忙的連跑都來不及，處處都有點新氣象。我們小孩更喜歡了，吃着平時沒有吃的東西，穿着新衣服，拿着錢

去買花炮等玩物。

到正月裏，有人發起耍龍燈，於是按家捐了錢，用彩紙做了一條大龍，約有二三丈長，龍的兩個大眼是用兩個玻璃缸做的，裏面點着大燭，龍肚裏也點着許多大臘燭，照得紅紅綠綠。耍燈的人在牠的肚底下舞動起來，真像一個活龍。前面打着大鑼大鼓，我們就跟着把米丟到龍口裏去，這樣成了一個大隊，並且喧囂着前進。

在正月裏的晚上，常常有許多大星在天空中一排排的閃爍着，其實這是別人放的大鳶，線上帶着許多燈籠，裏面點着臘燭。

夏天到了，學校放了暑假，我就同着同伴整天出去捕魚捉蟬。

到了秋天又要過着背書的生活。這幾乎成了慣例了。一直出到外鄉才換了舊有的生活。

別 後

李玉昭，九年級。

黃昏時，我來到了碼頭，送我將要別離的朋友K。兩隻顫抖着的冷手，只是緊緊的握着。悲傷的心，使我對於一切都看不見了，只望見前面茫茫的一片。聽到了尖銳的汽笛聲，接着便是哽咽與響聲，這時我們都竭力擺脫悲哀的思想。最後便這樣的分別了。

我悵悵的回到我的小屋裏，熄滅了燈。從遠處的地方傳來蛙的陰鬱的叫聲，清晰的光亮從空中穿過，照澈了人間一切孤兒的心。壁上的花影鳩娜的蕩漾，好像K的一雙溫存的手招我前近。一剎那間覺得異常的孤獨，我感到我是個孤兒。冷冷的淚落在枕上。這夜使我不能入睡，只是這樣迫人難以呼吸的寂寞，我總好像看見K正在沉默着的臉，——在伊的額上皺着一種非常痛苦的思想，總是顯出那樣愁苦而憐

慘的樣子，如同有了不可醫治的痛苦和不可挽回的遺失。我無聲息的走向伊去，輕輕的捫着伊的肩：「在想些什麼？寂寞的人呵！」伊驚顫的轉過頭來，這時在伊的深鬱的眼裏旋轉着許多不願落出的淚珠。忽然我傷感起來，摟了伊的頭，替伊揩那些流不完的淚水，伊微笑着接受了。伊眼裏放出得到了安慰的神秘的光輝，捨了我的臂，於是我們急步的走向樹林深處。

從清晨起，在尙未十分明亮的空氣裏，已蕩漾着春意。柔風將孌娜的柳枝搖擺着。我們一路散步，我聽伊給我講的那些有趣的布穀鳥的故事，我陶醉了。不覺得的，我們已經穿過了很長的樹林走上了山間的路徑。我們疲乏的坐在山石上。身邊一道鮮活的泉水潺潺的流過。太陽照耀在我們心裏。瞭望遠處的恬靜的湖水好像一片新的麥苗。湖中的水船好像小虫一樣的浮動。和風送來的遠處的羊羣裏音樂似的鈴聲，夾雜些樹脂與野草青的氣息。在這長久的期間裏，我們彼此不曾發言過，心裏早已

被這甜美的氣息所迷淹了。……

快樂的時間總是這樣短促的，我簡直不曉得天爲什麼這樣的快便黑了，更不曉得是怎樣過去的。「我們回去罷，或者嬈嬈在等候我們呢。」伊說。這時候教堂的鐘聲響了，在它金色的頂尖隱約的凝着黃昏時的寂靜。在夜未到以前我們必須趕回家裏去。急趕路程的伊，喘着氣說：「且看看可愛的山石同恬靜的溪流，與她們作別的吻吧！……」我家的白房子在黑暗的朦朧樹影中出現了，在那樹林的深處，在閃着歡迎的火光，我的心不禁有點怦怦然了。

……

離開我茫茫無限里數的 K 啊！我一想到你，我便回念起那像泡花一樣過去了的歡悅的兒時，在那裏存留着我們過去與媽媽及 S 生活的愛的遺跡。你常把那些胸中不能對人展開的事，藏在心的深處，你這可憐的充滿了憂慮與孤寂的心啊！我祝福，願你勇敢而安全的走上人間的旅途呵！……